

辉发河故道

王子怡

我出生在双辽,但童年的根却有一半扎在桦甸——姥姥和妈妈的故乡,辉发河日夜流淌的地方。我与这条河缘分,从襁褓里便开始了。姥姥抱着我哼摇篮曲,总说起桦甸老家的辉发河。关于河流最早的记忆并不温柔:1995年那场大水,浑黄的水漫过城巷,是一代人心里抹不去的汛期记忆。末了姥姥总补一句:“你看现在好了,沿岸都种上树,这河啊,慢慢又养回来了。”

“辉发”是满语里兰青色的意思,那时我还不懂一条河的涨落藏着多少人的心血,我的世界小到只有暑假去桦甸的那一段路。车过辉发河大桥时,总能看见河岸边新栽的杨树苗细溜溜地站成一排,叶子在风里翻出浅白的边。那正是松花江上游流域综合治理开启的年月,桦甸的堤防加

固、沿岸植树一桩桩铺开,那场滔天洪水早已被蛙声喝退。河面宽而静,泛着浅碧的粼粼波光,如润玉生烟,早已没了当年汹涌的模样。

暑假的日子总过得慢悠悠。小舅妈刚生了表妹,初为人母的她手忙脚乱,做菜的手艺实在算不上精巧,那时的我和表弟又都是无肉不欢的年纪,可偏对那山野菜丸子情有独钟,两碗下肚还抢着添,那丸子入口,是泥土的芬芳,是春天的气息,更是小舅妈擦着汗、看我们狼吞虎咽时,脸上那抹既歉然又满足的笑。

午后,我总惦记着去接表妹放学。幼儿园门口的老式冰糕车飘着奶香气,5毛钱一盒的奶油冰糕,化得满手都是甜。回去的路若是走累了,我就磨着小舅妈雇一辆脚踏三轮车,师傅蹬着车慢悠悠穿过街巷,风里带着河水的潮气,两边的平房冒着炊烟,那是小城最温柔的黄昏。傍晚时分去辉发河坐游船,河面铺着落日的碎金,船桨划开波纹,把两岸的树影都揉进水里。那时我总以为,全世界的夏天,都该有这样一条河,这样一盒冰糕,这样漫无边际的清闲。

冬天的辉发河又是另一番模样。在孩子们还没睡醒的时候,守坝的就扛着胶皮水管上了大坝。水流顺着钢架的坡面漫开,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寒风里转瞬凝出薄亮的冰壳,浇一层,冻一层,再用木铲修出齐整的雪沿,把原本坑洼的土坡磨得平顺光滑。他们总是在孩子们放寒假之前修好雪圈滑道,等孩子们发现时,他们已经裹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,守在坝顶的入口处了。

雪圈,大概是东北孩子独有的快乐。一个轮胎包上花布就是全部的装备。我们以大坝顶部为起点,一路呼啸着滑向辉发河的内河河道。风灌进耳朵,雪沫打在脸上,那种快感,比后来坐任何过山车都痛快。滑到底,喘口气,然后再爬上去。大坝顶到河面足足有7层楼高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延迟满足,只知道所有的快乐,都在那“没有尽头”的台

阶上面。

后来我读大学时,看惯了省城的车水马龙,逛过桂林路的熙攘夜市,总以为大城市的烟火才叫热闹。直到近些年再回桦甸,才惊觉这座小城的日子,早已过得比记忆里更红火。新安大街的早市从晨光微亮一直热闹到日上三竿,带着晨露的山野菜、刚出锅的油条、现压的馅饼让人目不暇接。百米长街摩肩接踵,烟火气浓得化不开。夜市也是灯火通明,大排档的香气飘出半条街,人流如织,品类繁盛,半点不输省会的商圈。原来一座城的生命力,从来不在楼宇的高低,而在人心的齐整——桦甸人凭着一股子踏实过日子的劲儿,把寻常烟火酿成了满城繁华。

走得越远,越发觉桦甸的印记早已刻进了骨血里。在吉林市的饭馆点一盘清水煮犍牛,鲜嫩的肉质带着山泉的清甜,服务员说这是桦甸的地理标志产品,是长白山里散养的黄牛,我听着便心生骄傲;在山东的烧烤摊偶遇老乡,对方指着盘子里的毛豆阴声说:“这是我们桦甸来的”,乡音撞在一起,便都是故人;就连寻常超市里随手拿起的眼镜小猫瓜子,拆开一颗,焦香酥脆,还是童年里熟悉的味道。原来故乡从不是困在原地的坐标,它跟着山野菜、跟着黄牛肉、跟着一包包瓜子,走到了天南海北,成了每个桦甸人随身携带的底气。

前些日子再回桦甸,专程去辉发河边走了走。当年细溜溜的树苗早已长成了连片的浓荫,河道的十里荷塘诉说着盛夏,白鹭掠过水面,续写着新一代孩童的夏日时光。姥姥说的那场大水,早已成了纪念碑上的故事;当年种下的树、修好的堤、一代又一代人守着这条河的心意,都长成了眼前的岸绿景明。我忽然懂得,一条河的生命,从来不是只有奔腾与浩荡,它也会遇洪峰,也会经浑浊,可只要沿岸的人不肯放弃,植树、固堤、清淤、涵养,年复一年,它总能变回最初那汪清澈的染青水。

人亦如此,城亦如此。

那些童年里散落在河畔的时光,山野菜丸子的鲜,雪圈上的风,冰糕的甜,还有亲人们温暖的守候,早已像辉发河的水一样,流进了我的血脉里。它告诉我,无论走多远,身后总有一条河在静静流淌,总有一座城在齐心向前,总有一缕烟火在等你归来。而我们带着这份滋养往前走,走到哪里,哪里就带着故乡的氤氲。

(作者单位:吉林江南热电公司)

云游漫记

YUNYOU MANLI



出赤峰市区,沿阴河谷地西行30公里左右,景象便为之一新。城市的楼影渐渐退后,山势一层层迎面压来。风里的味道也换了,取而代之的是青草与泥土的腥甜。公路顺着河谷蜿蜒,河水在乱石间发出细碎的喧响。转过一道山梁,视野豁然开朗,一汪碧水撞进眼里,这便是“三座店”水库,如同一块翡翠,被群山粗粝的手掌稳稳托住。

站在52米高的大坝上俯瞰,12平方公里的水面浩渺无限。阴河自北而来,本是个暴躁的性子,却在坝前收住了脾气,化作一泓深碧。此刻若是晴好,水面平滑如镜,将两岸层峦叠嶂完整映现,连岩壁褶皱都丝毫不差。天是蓝的,水是蓝的,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,分不清是云在水中走,还是水在天上流。若是清晨,薄雾更妙,乳白水汽贴着水面游走,将远处小岛涸成水墨画里晕开的笔触,朦胧得让人不敢大声呼吸。待到日头升高,金光碎在微澜之上,化作千万片跳跃的鱼鳞,连岸边梯田都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。

时至夏秋之交,是水库最富生机的时节。山坡上,蒲公英与山韭菜开得恣意,绿白的花潮顺着山势倾泻到水边。风从水面掠过,带着湿润的凉意,吹得芦苇沙沙作响。偶尔有水鸟自深处掠过,贴着水面低飞数丈,倏忽没入远处水湾,只留下一圈圈涟漪。作为饮用水一类水源地,这里守护森严,反倒成全了一份清寂。没有游船的马达声,没有游人的喧嚷,只有山水相对,静默无言。

沿库区北岸山路向里走,转过两道弯,便到了棺材沟。名字听着另类,却是个实打实的烟火山村。几十户人家依着山坳散落,土墙红瓦,院落里柴垛齐整,墙头探出几朵明黄的窝瓜花,透着股热乎气。山沟不宽,一条土路顺着沟底蜿蜒,两侧坡地上谷子、荞麦与山药错落生长。老辈人说,这沟壑形似棺槨,两头窄、中间阔,故而得名。年轻人听着不自在,老人们却浑不在意,笑说地名不过是记号,日子踏实才要紧。清晨,炊烟袅袅升起,与山雾纠缠着飘向水库;黄昏,牛羊踏着铃声归圈,脆响在沟谷间回荡。农闲时,村民在坝下路边摆卖黄花草、哈拉海等山野菜,话不多,份量却足,那是山里人刻进骨子里的实诚。

说起“三座店”的来历,多了几分江湖气。早年阴河乃通衢要道,是通往北面草原的咽喉,商旅驮队络绎不绝。这地方水源充足、地势平坦,恰是打尖住处,先后开了三家车马大店。酒旗招展,驼铃叮当,推杯换盏间夹杂着南腔北调,曾是河谷里热闹的去处。后来公路修通,古道渐渐荒废,客店一座接一座消逝于岁月,唯余“三座店”这个地名,伴着河水,流淌至今。

然而,比“三座店”还久远的,是水畔洞子山上的石城。4000多年前,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,在山顶垒起石墙,建屋而居。那些石墙不用灰浆,全凭石块相互咬合,历经数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。如今,层叠的城墙与马面遗迹,半掩在没膝的杂草之中,残破却倔强。蓄水那年,山下的老村沉入水底,古道、旧宅、渡口,皆化作碧波深处的记忆。唯此石城居高临下,如一位缄默的老者,俯瞰着由溪变湖的沧桑巨变。

很多人知道“三座店”水库,是因为它是赤峰的“大水缸”与“防洪墙”。大坝横亘两山之间,稳稳将阴河揽入怀中。汛期蓄洪,旱季补水灌溉,既保下游沃野丰稔,又供城区万户清泉。可少有人知,这山水之间还折叠着如此绵密的故事:有远古先民的第一缕炊烟,有古道驼铃的余韵,有山沟人家晨昏交替的日常,亦有筑坝者挥洒的汗水。

夕阳西坠,水面被落日熔成一片金红,群山化作沉郁的剪影。坝下村落亮起点点灯火,晚炊的香气随风弥散。山屹立,水长流,数千载光阴仿佛凝于这一瞬间。“三座店”的美,不在盛名,不在雕琢,而在这一汪碧水收藏的过往,在这山水间生生不息的风尘里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)

旧物志

JIUWU ZHI

木纹里的光阴

于汪洋



睡前刷短视频,指尖随意滑动,目光不经意落在一则文玩短视频上。屏幕之中,有人指尖捻转手串,动作熟练,珠子碰撞发出细碎的嗒嗒轻响。我忍不住笑,低头看了眼床头柜,各式手串横七竖八地静卧其上,灯光底下泛着各自温润的光。

说来也怪,最开始接触文玩是图新鲜。朋友递来一串小金刚,疙疙瘩瘩的刺手,告知我没事就搓,搓红了好看。一搓就上了瘾,后来攒得满抽屉都是:大金刚纹路深,刷起来费刷子,得日日清理缝隙中的污垢;星月菩提刚拿到手是米白色的,密密匝匝的小黑眼,盘久了慢慢泛出牙黄,再挂一层瓷;小叶紫檀最娇贵,怕汗怕油,刚入手时要戴棉布手套揉,等包浆稳了才能上手,沉水的料子压在掌心,有包浆甸的檀香;还有两对“蛤蟆头”,棱宽肚圆,揣在口袋里走到哪揉到哪,碰撞出的闷响像两颗小石头;橄榄核雕的十八罗汉最精细,每颗珠子上的人脸都不一样,指尖抚过眉眼的纹路,总能真切感受到匠人倾注其中的匠心与心意。

常有人问,天天盘这些,到底盘的是什么?有人说是心境,烦躁的时候捻珠子,一圈一圈下来,气就顺了;有人单纯奔着成色去,就爱那一抹匀净的“牛津红”,包浆透亮得能照人影。两种说法都没错,可我总是觉得都没说透。捻珠子确实能静心,成色好看也确实叫人欢喜,但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结果,是珠子一天天在你手里变样子的过程——那是时间的砂轮落在上面的痕迹。

我有个习惯,每收一串新珠子,必先拆下几颗来,单独收进小绒布袋里,搁在抽屉最深处,从不碰它。剩下的照常盘,该刷的刷,该揉的揉,随身带着,走在路上歇脚时捻两圈,夜里看书时握在掌心转,连坐车发呆的时候,手指也会无意识摩挲。日子就这么过,珠子一天天润起来,颜色慢慢沉下去,纹路里被手汗和油脂浸出透亮的包浆,连最开始扎手的金刚棱角,也磨得圆滑温润。

时隔两三年,忽然想起抽屉里那几颗备籽,翻出来放在一起比,落差格外鲜明。同一块料子里出来的两颗珠子,一颗还停在初见时的模样,发乌,干涩,带着新料的生湿气;另一颗早已脱胎换骨,颜色沉下去,光泽泛上来,每一道纹路里,都藏着掌心反复摩挲打磨的温柔痕迹。二者并排陈列,像两个并肩出发的人,一个还留在原地,一个已经陪你走了很远的路。那颗没动过的珠子像一杆秤,能称量出这几年的时光到底有多重——不是日历撕了多少页,是掌心磨过多少遍,是无数个发呆的、焦虑的、平静的、失眠的夜晚,一点点浸进了木纹里。

所以盘串哪里只是盘木头,盘的全是自己的日子。你为它刷过的每一下,捻过的每一圈,揣在口袋里陪你走过的每一段路,都不会白费。它不会说话,可包浆会说,颜色会说,被你指尖磨平的纹路会说。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大多是留不住的,某天的烦心事、疲惫的加班夜、噎在喉咙里的情绪,过去了就散了,可手串替你记着。每一层包浆里,都裹着一段已经模糊的旧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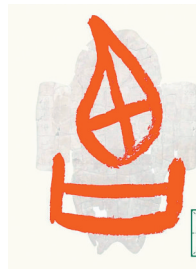
不止是历经世事的人爱这份寄托,如今也有不少年轻人喜爱盘串,网络之上对此众说纷纭。其实大可不必过度评判,喜爱本就源于一份简单的趣味。岁月流转,若干年后再摩挲手中旧串,方才懂得,指间捻动的不只是珠粒,更是一段被悄悄珍藏的年少光阴。

我把绒布袋中的各籽重新包好,放回抽屉深处,又顺手拿起枕边的星月,望着窗台上洒下的月光,慢慢捻了一圈。窗外的夜很静,珠子相撞发出轻响,嗒、嗒,像秒针在走,也像日子在过。不必急着要什么结果,就慢慢盘、慢慢走。时间会把一切都揉进木纹里,看你哪天回头看,掌心握着的,早已不是一串珠子,是满满当当的、属于你一个人的岁月。

(作者单位:广东清远电厂)

说文解字

SHUOWENJIEZI



【解字】
酉(nǎi):甲骨文“酉”字从“西”,本义不详。在卜辞中用作副词或连词,表示因果或承接关系。与“乃”同,相当于“于是”,如《甲骨文合集》15500:“王辛祀迺(乃)出。”



【解字】
雷:依据《说文解字》,甲骨文“雷”字象缶形器之形,本义是古代盛酒浆的一种器皿;一说象某种竹编容器之形。在六书中属于象形。



(据学习强国)

家园
×
周末

JIAYUAN
ZHOU MO

食光慢炖

SHIGUANGMAN DUN



打我记事起,就知道奶奶包的饺子与众不同,别人的饺子边是平平的,奶奶的饺子边上,却有一道细细的花纹,像小姑娘裙摆上的蕾丝,又像河滩上的水波纹。奶奶包的饺子,吃起来格外香。

小时候,家里最热闹温暖的时刻,莫过于奶奶围在灶台前包饺子。老旧的木桌擦得锃亮,雪白的面团在奶奶粗糙却灵巧的手里,揉得光滑劲道,撒上薄薄的面粉,切成均匀的小剂子,再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、边缘薄的饺子皮。我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,托着腮帮子看奶奶忙碌,她的手指布满老茧,是常年操劳留下的痕迹,可捏起饺子来,却格外灵活轻柔。普通的饺子在奶奶手里,总能化作别样精致的模样。她舀一勺满满的肉馅放在皮中央,手指轻轻合拢,先捏出饺子的雏形,再用拇指和食指,一点点捏出整齐又细密的花边,一圈圈褶皱弯弯绕绕,像天边柔软的云朵,又像奶奶眼角温柔的皱纹。每次包饺子,奶奶总会特意给我包满满一盘花边饺子,她说:“花边饺子香满院,吃了长高又好看。”

煮饺子时,灶火熊熊燃烧,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,花边饺子一个个滑进锅里,激起落滚间,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小屋。出锅后的花边饺子,白白胖胖,花边舒展着,格外惹人喜爱。奶奶总会先给我盛一碗,吹凉了再递到我手里,生怕烫着我,咬下一口,鲜香的汤汁在嘴里化开,肉馅鲜嫩,面皮劲道,那是世间最可口的味道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,奶奶就坐在一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,眼神里满是宠溺,不停叮嘱我慢些吃,别噎着。

那些年,不管是逢年过节,还是我偶尔嘴馋,奶奶总会不厌其烦地为我包花边饺子。她从不说什么煽情的话语,可那一个个精心捏制的花边饺子,早已把她的爱,揉进了面粉里,包进了馅料中。她总把最好的馅料留给我,把饺子包得满满当当,生怕我吃不饱。在奶奶的心里,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细心呵护的小孩子,而花边饺子,就是她表达爱意最朴素的方式。

“等你长大了,奶奶教你。”她总是这样说,可我一直没学会,不是花边太难,是我总舍不得静下心来学包饺子。童年有太多好玩的事,包饺子太慢了,太过安静,不如和小伙伴去河里摸鱼,不如在家门口跳皮筋。奶奶也不催我,花边饺子的馅料随着季节更迭:春天的荠菜馅、夏天的西葫芦馅、秋天的白菜馅、冬天的萝卜馅,始终不变的,是那精致的花边,和奶奶看我吃饺子时满足的眼神。

后来,我终于学会了捏花边饺子,饺子煮好盛出,我端了一盘放在奶奶的遗像前,照片里的奶奶还是笑眯眯的,像我小时候每天看到的那样。

窗外春光明媚,我忽然明白,饺子里包裹的不只是馅料,更是她对我绵长的爱与牵挂,那些褶皱的花边,是她用布满老茧的手,一针一线写下的温柔情书,而我,耗费了漫漫岁月,才终于读懂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蓬莱公司)